

847.7
60031

5

春王正月

羅洪女士作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春 王 正 月

羅 洪 作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一九三七，五，二十付排
一九三七，六，二十初版

一—一〇〇〇

著 者	羅 洪
發 行 者	余 漢 生
發 行 所	上海北四川路 夏友圖書印刷公司 八百五十一號
印 刷 所	夏友圖書印刷公司

每冊大洋五角

No. 496

北城關那條新興的熱鬧街道的東邊，有一所寬敞的三開闢三層樓洋房。這房子在兩排新建成的，小石庫門的住宅對面；再偏北幾十步，就是直達上海的那條汽車道的起點，因此這所占地約有四五畝的西式屋子，在這小城市裏是很受人注意的。尤其是那兩扇寬闊的鐵門，兩盞新式圖案的門燈，以及用泰山磚砌成的圍牆，更使路過的鄉人會駐足而觀咧。正對着鐵門是一間廣大的客廳，客廳左邊才是那幢三層樓的洋房。另外有一隻建築在自流井上面的高高的水塔，則在左側的汽車間廚房等屋子後面。近年來小城市中間有幾個錢的人，覺得存在銀行裏的錢太多了，也危險，購置田產也不合算，於是就興造起漂亮的屋子，倒是享用得很實惠的。

這屋子的四周，都是人工鋪就的草地，前面的一片分外廣大。正對着客廳有一條極

寬闊的煤屑甬道。沿這甬道栽植了一些扁柏冬青之類，疏密得宜，修剪得也很有致。但甬道中段，砌有一個圓形的大花壇，種着幾株龍柏及海桐花。這個把甬道截成兩段的大花壇，原是使車輛出入時，往返有序的。而且從外面鐵門處向裏看來，這一點半隱半掩的東西，的確也不可缺少呢。四周草地上面，也有幾株常綠的貴重的樹木，所以雖在這樣的嚴冬天氣，從這屋子的主人看來，除了那片綠油油的草地變成萎黃之外，一切還是像春天一樣的可愛而溫暖的。

屋主人現在正享受着這種近代的物質文明，坐在溫暖的大客廳裏，應對着許多賓客的笑語。他那個臃腫的身軀，渾圓的頭臉，以及兩隻又細又長笑起來只剩兩條小縫的眼睛，都顯得他在人事中常常處着順境，很少受到委曲。而且他那洪亮的笑聲，更使人感到一點小小的威脅。

『到底還是我們這位劉元翁腳頭最穩。今年這年關，能夠泰然度過的，恐怕數不出幾個吧。』

坐在主人劉元祺旁邊紅木大椅裏的錢莊老闆項有聲，摸着幾根月牙鬍子，向對面沙發裏的商會會長說着。他說完這句話，又回頭向主人那邊去，好似要知道主人是不是對他同意似的。可是這位錢莊老闆，正巧劈面兜着主人幾聲洪亮的笑，將一股濃烈的板煙味兒，一齊丟在他臉上，然後眯着兩眼說道：

『大家是彼此彼此，近來的幾個年關，誰都担着一分心事，才度了過去的。』說到這裏他却放低了聲音，將那個臃腫的頸子向前伸了一點。『照我估計起來，你那邊今年倒有贏餘的。』

『是啊，雖是大家說百業蕭條，在內地各項商業看來，還是銀錢業可以維持下去。市面上銀根這樣緊，別人家做生意不能不靠錢業幫忙，像你項老闆手頭兜得轉來的，總有一點兒好處。』

『對啦，項有翁，商會會長的見解不會錯的，你說怎麼樣？』劉元祺眯着眼睛說完話，便吸了兩口板煙響亮地笑起來了。

那位永康錢莊老闆項有聲，右手摸着月牙鬚，有好幾次想插進來辯白，可是商會會長郁秉松跟主人都故意要急他一下似的，儘他連連否認，他們却只管說他們自己的話。此刻他趁着主人安閒地笑書的時候，才搖着頭十分感慨地說道：

『能夠這樣打如意算盤才好呢。無奈吃倒賬的時候也多着呀，像這次的年關，好處不敢說，倒賬怕已經擺在面前了。』項有聲一邊說着話，一邊向坐在郁秉松旁邊，靠在沙發的左角默默地抽着煙的中年人看了幾眼。

果然那中年人的臉色有點兒變了，他那長方臉上，閃過一陣緊張的神色，兩條濃黑的眉毛，好似覺得不平地挺了一挺。可是他這一霎時的神態，被他面前那團濃郁的煙霧，遮掩了好多；而且他在那一瞬過後，也就回復着本來的鎮靜了。

還是主人覺得項有聲這句話太露骨，又震起了那剛才收斂的驚聲說道：

『別估量着怎麼度年關的事了，我們那一年不過年關呢？還是等正月裏在麻雀上討個利事，希望明年的市面能夠轉過一點風頭，倒是又實惠又正經的。』郭秉翁——你說

『對不對？』

『對對，』商會會長的多痘臉子連連點動着，微笑地說：『你是在人家想度年關的時候爲公郎辦喜事，心境自然跟別人有點不同了。』

於是這裏談着政府新幣制以及本地市面的幾個人，話頭就此中止了。

坐在郁秉松旁邊的長方臉的中年男子，名叫程之廉，是本地那家最有名的協大綢緞局的老闆，他在這時候丟了烟蒂，向紅木矮腳几上的碟子裏拿了一小球松子糖送到嘴裏，看見這裏幾個人已無話可談，便向客廳裏各處的人衆打量一會，慢慢站起身子，向東邊門口坐在沙發裏說笑的幾個人那邊走去，一邊心裏却針對着項有聲想道：

『你項有聲是什麼東西，當面刻薄人家，那一個不要在事業裏翻幾個筋斗的？』

這時候有人從大餐間裏走來，那扇門在一開閣之間，客廳裏又增添了許多笑語聲音，原來有好些愛談掌故愛說女人的賓客，正聚在大餐間裏。

『就是老兄說的這句話啊，做公債的人，做到今年也真是末路了！』兩三個坐在靠

裏邊幾隻大紅木椅裏的紳士，正高談着這個冬天的公債市場情形。這句突然提高了嗓子說的話，此刻在許多笑語中見得分外的響亮，使那個剛在肚子裏憤恨着項有聲刻薄他的程之廉，不禁若有心事地回頭望了他們一下。而那幾個說話的人，也許因為談得太有勁，或是因為水汀的五十度以上的熱度使他們的灰背或圓狐袍子有點太熱了，各人的臉上都紅噴噴地，使他們身旁那個臘梅的盆景，也搖搖欲醉了。

此外，在這個大客廳裏的人們，都是三五個人聚在一起，噴着中上等的烟味，談論着小城市裏的上流人們所熟知的事情。只有走廊裏坐在水汀旁邊兩隻沙發裏的三個人，他們是本地比較出衆一點的律師，自從跟主人道喜過後，就在這個比較人少的地方，輕輕地談着話，大概是關於他們律務上一件重要的事情。其中穿西裝的約模三十歲光景的一個，蹙着眉頭說了幾句話，便劃着洋火燃點那支已經熄滅的雪茄，隔着窗子望到外面一片空地了。

窗子外面正刮着寒冷的西北風，那些龍柏之類並不高大的樹木，也給西風打得有

點飄搖，幾個愛看熱鬧的婦人和孩子，站在鐵門那邊，東張西望。這時候先後有二輛包車拖進了鐵門，前面是一位年老的男人，頭戴獺皮帽子；後邊的一輛，看去是一位年輕的太太。不多一會，那位年老的客人給當差的導引到大客廳來了。

一些熟識的賓客，以及坐在紅木大椅裏兀自微笑的主人，都照例一齊欠起身子，應用着他們酬對的工夫了。賓主讓過坐，寒暄一番之後，主人又趁着談話的間隙，不斷地吸着板烟。他吸板烟的習慣，也許可以說就在招呼客人的機會中養成的；他覺得如果兩方面在偶一沉默的時候，唯有吸烟能使沉默不致成爲難堪，有時爲了一個躊躇的問題，或是一句難答的問話，也可以吸幾口板烟作爲思考的餘地。現在他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中吸了幾口烟，便態度安詳地答道：

『那是局外人不得而知的事情。』

『劉翁肩頭不是也担着一點責任嗎？』

『這倒不成問題，全是抵押的契約，不會有怎樣重大責任吧。』他打量一下這位久

豐錢莊大股東暨經理的神色，的確有一點隱憂流露眉際咧。他看見客人的一支煙捲快將抽完，就覺得主人應酬的責任已經盡了似的，放下那個只剩煙灰的板烟嘴兒，看着一客廳笑語風生的賓客。

正巧那位協大綢緞局老闆踏着方步從他那邊走過，他便使了一個眼色，然後向新到的客人說着『楊震翁請自便，我少陪了』的話，向走廊那邊去了。那位綢緞局老闆程之廉在烟缸那邊點上一支大前門也走了出去，他心裏却在怨恨這位主人太小氣，主人在平時除了板烟，只吸三五牌或白錫包的。他走到走廊，律師們的談話也已經鬆懈下來，正在各自抽着烟捲。他向左邊望去，劉元祺已經在彎角那兒了。走上二樓，正想拐彎走去，劉元祺却在三樓的扶手那邊招呼他。

『我們到三樓去。今天二樓上怕多是女太太們，不便說話了。』

主人一面說着，一面走上三樓最左的一間，陳設得又簡單又富麗，除了幾張紅木靠手的沙發，幾張玲瓏的小几，只有一架精美的百寶櫥陳列着主人最愛賞的珍品。他沒等

程之廉坐定就在鼻子裏哼着笑聲道：

『我看要是你今天沒有這點涵養工夫，項老的月牙鬍子很容易蹺起來衝突一番呢，他倒極願意跟你碰一下子的。』

『唉，實在是這位先生太不原諒人，』程之廉一面將右腿疊到左腿上去，一面嘆着氣說：『人家在日暮途窮的時候，在這點事情上面也應該放鬆一些，彼此都是熟人，何至要大家破臉？』

『所以啦，這五百畝的交易剛進行的時候，他跟我說了兩三次，我總對他說不要着急，沿那計劃中的新汽車路旁邊，還有別的可以發達的地方，而且我還允許他，只要我再有第二個交易，他一定有參與的優先權；然而他還是儘摸着月牙鬍子不甘心，所以我末了要他自己跟你商量，如果你能夠讓一半給他，我決沒有話說。他跟你商量得毫無結果，自然要這樣了，——老項就有那一副勁兒的……那麼也老實說，我真是看在朋友分上，肯讓你五分之三，自己倒只有五分之二，憑良心說，三年之後，我們化在那邊每一百塊錢，

就會變成五百以上的！劉元祺的腦袋微微晃動着，完全是一副準有把握的神色。他看着這位所謂日暮途窮的程之廉，又看看那些打程之廉嘴裏吐出來的白煙，也不免有點感慨着人事的變遷了。然而他又從三樓上看着那條他親手興辦的汽車路，蜿蜒着往田野裏伸展出去，就不免暗地裏誇耀着自己在事業上的成功。當初在汽車路附近買進的田地，現在都在二十倍左右的價格中逐漸脫手了，尤其像對面兩排小石庫門的屋子，他只多賠一點經營的工夫，建成了一座座賣出去，每一所就賺上了一千多塊錢咧。

「你們看着我姓劉的吧，那條計劃中的汽車路旁邊，還有一點可做的事情，然而你程之廉也好，老項也好，我一個也不願招呼了，難道我獨個兒不會吃肥肉嗎！」劉元祺這樣想着，不知不覺地對着窗外嚴冬的景色，得意地微笑起來。

程之廉的臉色却是十分難看的，他想想這半年來在公債市場裏吃的虧，綢緞舖子受市面不景氣影響的損失，以及在他最後一着的經營中項有聲的嫉妒，心裏禁不住激起一陣的顫慄。更想起現在的處境，正站在危險的邊沿上，要是這孤注的一擲再要失敗，

他一切的希望也就完了。思忖到這裏，正想向劉元祺說話，却不料劉元祺也在幻想中猛的回頭過來。

『之廉，銀錢業方面對於你都有點注意，現在快近年關，你可有一個具體的計劃？』

『到了這地步，我也無所謂計劃了。所有抵押的借款，沒辦法時只能拍賣，至於協大本來在錢莊方面往來的信用款項，也只有臨時再想方法。不過我倒還在希望那最後一次的勝利。』

『唔，就是這一期的公債嗎？老兄還在作最後的掙扎……那也難怪你如此，一個人到了這地步，往往要一不做二不休的。』主人在言辭之間，也不免有一點同情流露着呢。然而他在略一躊躇之後，却又說道：『假如我知道你還要作這孤注一擲，我一定勸你做金子，現在這時候，還是金子可以做。之廉，不信你看吧，我這一下準有把握的……不過交易所市場，畢竟埋伏着許多危險，我總算沒有在這中間跌過筋斗，以後也要掩旗息鼓了。』

劉元祺這些話，落在程之廉心上真是又誘惑又難受。起先他覺得當初不該不在這方面跟劉元祺合夥，也許不會吃這許多虧。接着他立刻又覺得劉元祺的確不是怎樣的好人，他自己現在既改做金子，爲什麼當初不招呼他一下呢？而且劉元祺做事本來有點神出鬼沒，常常在別人不知不覺中幹了，也在別人不知不覺中變卦的，要不是這樣，程之廉早就和他合夥的了。程之廉雖是心裏有點難受，還是故作鎮靜地說道：

『劉翁的見解一定不錯的，不過一個人成敗有命，我倒也看得很自然，什麼都不能勉強。劉翁你說怎麼樣？』

劉元祺睜着一雙眼笑了。

『不過最後的成敗還沒有判明以前，我總覺得還有一線生機呢。』程之廉故意鎮靜地說。『所以明天第一班汽車我就要到上海去，債市也許臨時有變化。』

『那末我們今夜就放小汽車去，我本來最遲明天也要去了。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公幹，各人看各人的勝利。』劉元祺十分高興似的。

這時候，門口有幾聲熟息的汽車的鳴叫，兩人忙望到窗外，前邊一輛正是他自己的車子，後邊一輛栗色的，一定是從上海租來的了。

『好吧，之廉。先準備喝一杯喜酒，我們還有許多話停會在車子裏談吧。』

他們倆就在二樓分了手，劉元祺找太太料理眼前的瑣事去了。

汽車剛滑進鐵門，在甬道上慢慢轉動的時候，第一輛車子坐在前排的青年，用手臂碰碰旁邊淡黃色的年輕女郎，柔和地又輕輕地說：

『明天第二班汽車啊！』

旁邊的那個，不說話也不點頭，只是嘻開了兩片血紅的嘴唇，嬌豔地笑了一笑。

『小程，又是什麼情話啦？前兒兩個晚上，還談得不夠嗎？』後面那位還穿着禮服的新郎，說得另外三個人都笑了。那紅豔的新娘，情用手帕掩了一下嘴唇，生怕給甬道旁邊那些看熱鬧的人看了去似的。

被叫做小程的却老實回過頭來道：『我們只是友誼的交往罷了，又那裏像你新婚

的愉快呢。」小程說着看了那修飾得格外美麗的新娘，心裏真的勾起幾分感慨，當初他跟這位徐霞英小姐認識的時候，也曾化過許多精神賠過許多金錢的，結果又給這位劉杰占了上風。他和劉杰從小便是同學，又因為他自認金錢和手腕都趕不上劉杰，就忍痛割愛了。而眼前的這位金淑娥小姐，不知又得經受多少的風波。

不允許他再感慨下去，車子已經停在客廳前面，幾個當差的趕過來開了車門，大家就先後走了下去。這時候，正有一陣尖厲的西北風猛吹過來，那些柔軟的旗袍下裾，都在大衣底下像花蝴蝶一樣的飄舞着。女傭相的金淑娥小姐，還盡着昨天結婚時候的義務，挽住新娘的手，給迎上前來的兩個喜娘領導到二樓去了，後邊那輛汽車裏的幾位女客，也一起向二樓走去。

小程看了看金淑娥嫵娜的背影，陪着新郎走進客廳去。客廳裏的客人大概因為爭看新娘的緣故，大半都在走廊裏邊，看見新郎進去，就增添了許多笑語聲音。只有小程在這些笑語聲中有他自己的心事。眼前這情形沒有使他記起自己作過新郎的愉快，却只